





搶榆子評古



搶榆子海虞蔣以化著



呂不韋真雄賈也。觀秦昭年老。庶子安國君柱為太子。柱有子二十餘人。獨幸華陽君。而華陽君無子。其庶子名子楚者。并其母夏姬。皆失愛於安國君。聽楚質於趙而不收之。不韋一見楚。詫曰。此奇貨也。乃捐千金寶玩珍物。歸見華陽君。因言楚之賢。以夫人為天母。日夜涕泣思夫人。與太子。華陽君大喜。言於安國



言古  
君於是之楚為嫡嗣華陽以為已子使不常傳之不  
常向娶邯鄲姬有身楚見悅之遂獻姬而生男名正  
後為始皇帝夫此一賈也挾賞徘徊秦趙間一旦能  
使楚無國而有國能使華陽夫人無子而有子又能  
使其所生無天下而有天下取秦之宮闈家國等之  
傀儡任其播弄於股掌間此非孔桑握筭之所能及  
也弁州謂其捐千金龍聳督秦玉然乎然乎其賈人之  
雄乎

蘇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閱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  
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  
一子名通國有聲問未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上許  
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為郎余以為脫武不入  
匈奴遂至絕嗣乎禍兮福所倚天道寧可測哉然則  
武之間閔仗節十九年百死一生而天復於困苦垂  
死中畀一嗣以延其派然則匈奴之所以困武者乃  
所以厚武也且聞武歸受漢賞賜盡以施予昆弟



家無餘財。武非獨忠臣也。又義士也。朱子乃謂其與胡婦生子過矣。

初莽妻王氏以安莽前殺其子宇及獲。涕泣失明。莽令太子臨居中養母。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臨亦通焉。恐事泄。與妻情謀共殺莽。後貶為統義陽王。出在外第。愈憂恐。會莽妻病困。臨予母書。有不保室。不知死命所在語。莽見之大怒。賜臨藥。臨自刺死。夫莽殺子多矣。莽不知有君臣。安知有父子。至臨之死。

以原碧故。然則色之蠱人。致父子不保。色亦人之鴆毒云。

東漢竇玄字叔高。狀貌美異。天子使出其妻。女以公王。妻悲怨。寄書及歌與玄。時人憐而傳之。名古怨歌。亦名艷歌。其書曰。弃妻斥女。教白竇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以遠。彼日以親。何所控訴。仰呼蒼昊。悲哉竇生。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可去。彼獨何人。而居斯處。玄覽之。竟不顧。漢天子離人。



骨肉而自為兒女計。豈漢世踈節乃爾。彼薄夫甘  
心忍弃糟糠。乃自天子導之。獨使宋弘擅其譽矣。  
初讀向子平。當男婚女嫁畢。勅斷家事。勿復相關。遂  
與同好禽慶等游五嶽名山。不知所終。千古以為奇  
絕。不可及。自禽向之後。無有一繼其芳蹤者。豈非常  
之事。惟非常之人能之乎。近覽宋史。見辛稼軒人踰  
耳順。盡以家事付兒曹。作西江月一首。其辭曰。萬里  
雲烟忽過。一身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

遊宜睡。早起催科了。納。更量出入收支。乃翁依舊管  
此兒。管竹管山管水。余讀畢而憮然曰。得之。不  
能如禽向之高。辭家老死名山。脫然塵空之外。稼  
軒之却累延年。差亦愉快。彼勞勞白首。耽逐塵凡。罔  
知止足者。倘一日而夜甚。悔無及矣。  
皇甫士安。耽玩典籍。忘寢食。時人謂之書淫。雖病疲  
滿。猶手不釋卷。武帝頻下詔。及舉賢良方正。並不應  
召。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又李謐。性愛山



論古何必  
自叙

水。高尚之操。長而彌固。嘗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  
面百城。遂絕跡下帷。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  
卷無重複者。四十有餘。時黃門侍郎甄琛。常謂朝士  
曰。甄琛行不愧時。但未薦李謚。以此為負朝廷耳。其  
見重於時如此。二公皆澹勢利。耽書史。真得名教  
中之真樂者。余性亦喜聚書。耽玩生平。半以公車  
費之。以五斗雜之家。造小樓。積有幾千卷。額以  
每登此樓。忻然忘出。今寂寂淮浦有年。回視卷帙。塵

埋蠹啣久矣。何能便翼去乎。不能不遐想二公之高  
是曠千古云。

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  
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出行於道。遇狗  
枷敗犢鼻。乃取以送王。為書貽之曰。承復須古物。今  
奉秦李斯狗枷。漢相如犢鼻。嗟乎。好古之受辱於人  
如此。尤物本不當好。脫有好也。曷不損橐相售。捐金  
重購乎。嗟嗟。玩好最奪志。天下多勗之徒。慎毋好



雖能精編  
然亦確編

壽而取枷鼻之羞也。

唐陽城字亢宗。舉進士第。後隱中條山。與二弟堦。域。常易衣而出。城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惻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亦疎。我不忍為也。其弟義之。亦不娶。終身。余讀史至此。不覺襍衽汗下。彼其割閨房以洽骨肉。城固兀代奇節。如其弟甘以老鰥。事其兄。亦使人廩廩。世俗黠淺。各妻各子。無敢以此望之。即不溺內言而友愛終身者。亦落落如晨星。

彼其人。陽氏臣虜之矣。

蔡廓兄軌為給事中。奉軌如父。公祿賞賜。一皆軌。有所資須。悉從典者請焉。廓從高祖在彭城。妻却氏書求夏服。廓答以書云。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世至宋齊亂極矣。而猶有重兄弟。不私其妻如廓者。亦天倫之標的也。執。古人一節之聖。真可格天地。驚鬼神。况世秦越其兄弟。而帑專妻奴者。何筭。即從妻奴。得給兄弟。亦稱友于。夫安得有廓其



人執余視兄弟雖一體然安得如廓云云使世有廓  
吾願為之靴也

蘇子由初坐兄軾以詩得罪謫筠州監酒稅後屢  
遷至吏部復以諫調停移許杜門不通賓客有鄉人  
自蜀來候彌旬不得見宅南有叢竹小亭風日清美  
或出徜徉鄉人知而潛待於亭子由旬日果出見之  
大驚曰子姑待我於此翩翩而入竟不復出史紀其  
絕俗澹蕩如此今士大夫罷政還鄉賢者固多而不

肖者間有之山水竹石之趣盡奪於金珠玉帛惟問  
田舍計居間更有陵鑠鄉里以肥其帑而以此稱得  
意者彼蓋以粉榆為市而何怪其聲稱之卑蕭乎倘  
如子由兄弟名高一世不知其昂昂白眼傲人者又  
何若士風至此何尤民俗之不轉薄乎嗟嗟子由  
是吾師矣是吾師矣

朱文公入山著書續前哲啓後矇大有補於六經  
語益於世道何損當時視為仇讐在浙東時御史

評古



謝廓然陳貫秘書郎趙彥仲。聯章擊手之後。以提  
刑召對。人惧其清階可陟也。嗾林侍郎粟極排鄙  
之。謂其拾程張殘藩。欺世盜名。其後韓侂胄秉樞。  
而御史施康年林采共斥為偽學。是時其臺中皆以  
竒貨視文公。有御史胡紘者。向曾謁文公於建陽  
山中。怪文公以脫粟飯之。徃徃目其著述為罪狀。  
與沈太常繼祖相繼排斥。疏以十罪。汪義端余嘉謨又  
特請斬之以絕偽學。至謂文公弃母不養。使其乞

食親黨。寃執寃執。讒人罔極。乃至是執。方林粟論  
文公時。友人止之曰。朱待制近世目為聖賢。何痛詆  
乃爾。粟曰。吾怪其面貌可憎。吾擊偽學。非擊聖賢也。  
友人曰。然則昔人指仲尼為喪家狗者。豈亦面貌可  
憎乎。粟曰。使仲尼在今日。吾甘為叔孫武叔輩矣。其  
狂肆無忌如此。夫宋至理宗時。奸佞充斥。而孑然孤  
立一文公。非其類矣。肯青黃之。以為世勸。宋之忠  
佞不分。一至此。宜其淪胥。以至於亡也。又况乎人享



萬世之名。宜遭一時之謗。何代無公伯寮。滅倉。彼譖人者。未必非所以助文公也。

宋之孝宗。高宗所育子也。孝養備至。高宗在德壽宮。聚百順以奉之。及歿。雖百日不嗜葷。毀瘠特甚。吳夫人命尚食監潛以雞豕汁。襍素食以進。上得其故。立逐吳夫人於外。此民間孝子所難能也。光宗乃孝宗所生子。非入繼者。孝宗在重華宮。經年不朝。各官迎請。帝過宮。雖陳傅良引裾泣請。李后挽之。而

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衆官怏怏而罷。嗟乎。帝曹王宮。奉養何難。乃惑悍妻。不得如民間啜菽飲水之權。致孝宗抱鬱以死。孝宗貽謀尚在。而光宗不法。其一二人之有子。只求其孝足矣。何論親生與入繼哉。

宋入南遷。弱已極矣。君之賢明者十之一。臣之竊柄者十之九。夫安能如越勾踐。君臣之再振也。如檜。如侂胄。琦之孫如師曩。如彌遠。浩之子如似道。如大全。相



言  
繼為將為相。置其君於股掌間。而生殺廢置。惟其所命。有一岳飛而不能用。有一朱熹而不肯用。有一文天祥而不及用。嗟哉痛哉。天何能祚宋哉。

秦檜病欲死。高宗臨視之。檜出遺疏。乞其子熹代輔政。上不然其言而出。檜袖一君。復欲再袖一君。未幾子熹亦死。其妻王氏設醮。令方士伏章。見熹着鉄枷。方士問太師何在。熹曰在鄆都。如其言而往。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鉄枷。備受楚苦。檜曰。可煩傳語夫人。東

牕事發矣。

東牕者妻檜殺飛父

勸嗟檜賊誤君辱國。生脫明

誅。死伏幽戮。何必市朝。遊魂骸骸。此可見天道昭昭。

可為竊威權殺忠良者之實錄。

宋時杭州有丐者之長曰團頭。極富而女甚美。且能詩。心欲嫁士人。人無與為婚者。有一士人貧甚。無所避。得妻之資。羅書而讀。遂登第。授無為州司戶。將妻赴官。常不滿于老丐。一夕泊舟于江。乘間推妻墜水。以為必死也。少間有許某為淮西漕泊司。過此見岸



有婦人哭甚哀。即司戶妻也。自言墜水時。若有物托  
吾足者。許憐之。收養如已女。至官與僚友言。有一女  
笄。欲得一士贅之。衆以司戶荐。許曰。此子亦吾選中。  
但其少年登第。未必肯呼我為翁。文衆曰。彼得坦腹  
滌矣。遂與司戶言。欣然聽命。入許門。乃故妻也。即唾  
夫之面目。且批其頸。司戶驚惶無措。許勸止之。置酒  
謂司戶曰。吾壻常恨岳翁卑賤。今我備員。如何。司戶  
俛首不能答。許待之如真壻。女亦盡孝。許死。制重服。

以報焉。按此司戶。忍人也。始藉妻以取富貴。而婚媾  
之繼得富貴。而弃妻也。乃溝壑之顧。其姻聯前定。若  
赤繩所繫。天生許漕泊。為之輻輳焉。而使丐女得全  
其節。夫司戶割閨中之愛。而許乃女溝中之瘠。以許  
視司戶。其人豈啻天淵哉。



搶榆子覆說語終





